老院

□张丽娜

作为一个80后，我童年的家，在沈阳郊区一个叫财落村的地方。那时它归新城子区管，现在叫沈北新区。区名换了，日子也往前走了，可村里人说话的口音、走路的架势，还带着老新城子那股不拐弯的实诚劲儿。



小时候的暑假，农活才是我真正的“第一作业”。有时跟着马车，有时骑着那辆二八大杠，天不亮就往地里赶，太阳落了才往回走。手里提溜着干粮，带一壶灌满的自来水，心里惦记的却是哪垄草没薅干净。一天下来常有意外之喜：草窠里捡到一窝野鸭蛋，地头掰几根甜杆，或者在小河沟里摸到几条小鱼，用柳条串了鳃拎着回家，觉得自己是个得胜的将军。最奇妙的是，连背课文都成了“顺便”的事。蹲在田埂上，一边揪着草根，一边念叨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——那课文分明就是写给我的。学习于我，从来不是单独的一件事；它和泥土、阳光、汗水搅和在一起，不知不觉就进了脑子。

一个暑假过去，我本来就不白，这下彻底成了“黑梨蛋子”。可奇怪的是，我并不觉得苦。那种快乐太纯粹了——你流了汗，土地就给你回报；你出了力，晚上睡得就格外香。没有比较，没有焦虑，日子像村头那条小河，淌过你的时候，你甚至觉不出它在流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种状态大概就是人们说的“小满”——不圆满，却刚刚好。

所以老房子我一直留着。很多人不理解，说它旧了、空了、也下沉了，留着干嘛。可我知道，我留下的不只是房子，是一个能让我呼吸和心跳的地方。每次回去，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院门，心里拧紧的结就一个一个松开了。杂草丛生也好，物是人非也罢，反倒让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：老房子治愈我，不是因为它能让我重新住进去，而是因为它提醒我——那种与土地亲近、与四季对话、与家人相守的状态，曾经真实地、一寸一寸地属于过我。

如今的财落村，早不是我记忆里的模样了。村里的路都硬化了，路灯也亮了，文化广场上傍晚放起音乐，老人们跳得比城里人还带劲。更叫人心里一热的是，村里建起了红色教育基地，就在离老院不远的地方。那些老照片、旧物件，模拟场景把这片黑土地上曾经的热血和信仰，一桩一桩摆给后人看。我站在那儿，忽然觉得，原来我念念不忘的乡愁，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乡愁——这片土地本身就记着好多事呢，它把苦难和荣光都收着，像老辈人把粮食收进仓里一样，妥妥帖帖。

我现在在城里，在写字楼里，在电脑前。可老房子在那儿就好，心就有个归处。它没消失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我生命里。

小时候“顺便”背课文学到的道理，到现在还在管着我：知识本就该长在生活里，而不是悬浮在试卷上。现在我写东西、想问题，做公司决策，也总是不自觉地把它们和具体的体验连在一起——这是土地教给我的思维方式，改不了了。

我知道，时间不会倒流，那个“黑梨蛋子”再也回不来了。可每次我回到老院子，两个时空的我就那么对视着。童年的我看着现在的我，问：“你还是那个会因为捡到野鸭蛋就开心一整天的我吗？”我想了想，答：“是，只是换了个模样。”

所以，老房子是我的锚，也是我的伤口。但它不疼，它只是温柔地告诉我：幸福从来不在远方，它就在你与眼前事物发生真实连接的那一刻。

财落村还在，老院还在，我也还在——这就挺好。

梁医生二三事

□懿馨

排队

几个家长带着孩子坐在儿科诊室门外排队。

“这么慢！这都等十多分钟了。今天是哪个医生看病？”

“一个姓梁的老大夫。”

“哦，老大夫，怪不得这么慢。”

诊室门开了，从里面走出一男一女，男的抱着孩子。

男：“这大夫，看病也太快了。听诊器听那么两下，两三分钟就把我们打发出来了。这病能看明白吗？”

女：“是啊，说话也那么快，我都没听清。”

男：“我听懂了。赶紧排队交款取药吧。”

这时，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很小的孩子慌慌张张跑来，后面紧跟着捧着处置盘的护士和三个样子紧张的孩子的家人。老梁大夫凭听觉，知道来了重症患儿。她早已把门打开，等在门口迎接。

一位护士对门外排队的家长说：“那个孩子抽搐，需要先处置一下。请你们再等一会儿。”

感动

梁大夫吃饭的速度惊人。一盒饭三下五除二，几分钟吃光。这是她工作三十多年练就的本事。家人常常提醒她：吃这么快对胃不好。老梁是儿科医生，怎么会不知道这点儿常识？可是她已经养成习惯，改不过来了。

今天，老梁大夫忙了一上午。需要化验的那个患儿刚走出诊室，梁大夫看看表，快午后一点了。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。她拿起护士早就送来的餐盒，打开盒盖。这时，走进来一位五十来岁戴着眼镜、样子斯文的男士。

梁大夫急忙盖上餐盒盖。斯文男士忙摆手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走错门了。”他赶忙退出门外。

梁大夫如往常一样快速把餐盒里的饭吃光。她暗自庆幸今天这顿饭总算吃得顺畅。常常是她刚吃两口，来个患者。看完了，再吃两口，又来个患者。

梁大夫要把空餐盒扔进卫生间的垃圾桶，她一走出诊室，愣住了。

那位斯文男士抱着孩子坐在门旁，后面坐着五六个带着孩子的家长在排队等候。

老梁内心一阵感动，快速向卫生间走去。

老梁大夫的午餐

中午，老梁大夫坐在办公桌前，打开盒饭刚吃两口，推门进来个女人。梁大夫急忙扣上饭盒盖。来人把一个塑料袋放在饭盒旁。

“大夫，给孩子验大便。”

“带便了吗？”

“带了。”来人指着饭盒旁的塑料袋。

老梁大夫开好化验单，来人拎起塑料袋走出诊室。梁大夫打开盒盖，继续吃饭。

又是一天中午。老梁大夫打开饭盒盖刚吃两口，一个中年男人走进诊室，梁大夫赶忙盖上盒盖。

“对不起！打扰医生了。麻烦您给孩子开张验便化验单。”

“带便了吗？”

“带了，我放在门外了。”

梁大夫开好化验单，站起身双手将化验单递给来者。

“谢谢您，把便放在了门外。”

枯叶蝶

□海昕

蜷曲在苦楝树叶子的背面
撕裂、挣脱、破茧成蝶
守护着卵，似一枚枯叶
覆盖了大地的肝胆
是蝴蝶仙子赐予的保护色
还是庄周化身的彩翼
吸吮着花蕊，抖落的彩粉
调匀了人间暖色
一夜凋零，因它的蛰伏
缤纷了飞翔的欲望

